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潞公文集卷二十三至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周牧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二十三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言運河

熙寧九年

臣勘會自去年秋於衛州界王供埽次下開舊沙河取
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北河極邊自今年春開
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有舟楫多是輕載官船木棧
其數至少瀕河官吏至於衆人無不知其有害無利枉

費功料極多臣勘合所開運河在臣部內兼御河穿北
京城中過始初猶未審知開置仔細今即目覩利害所
繫甚大苟雷同緘默年歲間必須破壞却御河久來行
運至公私受弊乃是臣坐觀而不言之罪臣按御河上
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相次至衛州以下可勝三
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公私為利其河道大
小亦如蔡河之類其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來取
黃河水入御河大則吞納不得必至決溢小則緩慢淺

澁必至淤澁却河道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淘此

必然之理

據本府通判并諸縣申檢視到御河因透入黃河水淤澁處甚多

今來冬初

已見淤澁却河道阻滯舟船處甚多若謂通江淮之運
即益見其有害無利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
合於御河計每處所運江淮之物必不能過一百萬斛
臣勘會前年自汴入黃河運粳米二十二萬五百餘石

至北京下卸

據押茶綱供奉范九臯稱九月一日到運河口為淺澁無水住滯數日遂至黃河順

流下至北京馬陵渡般卸茶入城水路快便早得了當

止用錢四千五百四十餘

貫和催車乘搬至城中臨御河倉貯納若搬一百萬斛至北京只計陸脚錢一萬五六千貫若却要於御河裝船搬赴沿邊無所不可用力不多所費極少臣勘會得開運河口并置閘口去秋至今年四月終已役過一百一十四萬六千餘工五月後至冬閘口所用人工不在此數自今年正月後至九月終已使過物料一百二十餘萬錢糧計七萬七千餘萬貫石十月後至閉口所費物料不在此數又特置河清兵士六百人每歲衣糧約

用二萬七八千貫石匹兩

所置河清六百人乃云諸埽各取七人可充六百之數諸

埽即未銷添填此乃欺誕之語如七人是諸埽類外剩數即便合省罷減得歲費衣糧諸埽既是缺人相次便須添填其六百人終是糊

增請受只要時下欺誑

又稱費用物料全類汁口每

歲所要稍草樁樞竹索就小計之合用百餘萬數假使黃河入御河無決溢淤澱之患每年搬得及一百萬石其費與順河而下至北京止費腳錢一萬五六千貫搬至御河其利害明白可見臣又勘會去年冬都水外監丞更擘劃於北京黃河新堤第四埽第五舖開置水口

放水入御河以通行運此策尤為乖踈其所欲置口處
乃是熙寧四年秋河下注御河之處是時朝廷選差近
臣并判水監官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僅能閉塞大名恩
冀之人被害尤甚以至回移人使驛亭道路迄今瘡痍
未平今又建言欲於其處開置閘口道黃河水入御河
都水監差官計會轉運司并大名兩通判同詣第四埽
相視衆皆知其不可然不敢斥言其害恐忤建謀之官
止是遷延之計回報水監云候修御河隄防完固方議

開置河口況從來御河隄防窳入蔡河之類若欲吞納
河水須至於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畜益地勢傾瀉為
害不細瀕河州縣之人為未見定議至今憂恐及朝廷
委清強官相視利害早令議定可否庶使人戶安居取
進止

又

臣以開引黃河透御河不便已具劄子開陳切以今水
監之官尤為不職皆不熟計利害容易建言惟望僥倖

恩賞多從其請便為主張中外雖知其非不敢異議以
避沮害之責事若不效建言之人都無譴罰如前時兩
議清汴已有勞費並無成功朝廷置而不問范子奇乞
冬月不閉汴口是年汴水蹙凌上下救護晝夜打凌不
勝寒苦終致府界蹙破汴岸止是夏秋水大容有決溢
之理即未嘗有冬深決溢之患後來朝旨却令冬前閉
口顯是因不閉汴口致蹙凌壞堤當是止罪縣界隄防
之官而子奇全不責問仍不害其進用士論不平無如

之何臣謂今之水官更當澄清慎擇况朝廷物力未豐
不當更容狂妄之人橫費生民膏血伏望聖慈垂察

不保明濬河第一

熙寧九年

臣本司准都水監牒保明范子淵乞酬獎濬川功效尋
點勘所取到逐州縣地分河水漲溢及後來減退事狀
即與范子淵所奏稍異難議雷同保明已別具本司奏
訖臣詳濬川司所濬河身始末盡在水底深淺固難詳
驗又只憑本司使所轄河埽使臣及都大提舉官供析

保明至於所屬州縣亦望風畏憚不敢異議欲乞今後
濬川司所濬河道別差不干碍公正敢言臣僚覆行定
驗所貴不誤朝廷行賞

不保明濬河第二

范子淵所奏去年濬川退出分數地土今年夏末又却
多滄浸了其去年用杷疏濬退出地少今年不曾用杷
却退出地多顯是自因秋深河水減退故本司不敢扶
同保明况濬川司所置官屬頗多占破人船不少別司

官心知利害率不敢言言之必以為沮害功利故且緘默人情如此恐非朝廷之福臣今因都水監牒要保明方敢依實公言伏乞朝廷詳察

不保明濬川第三

臣昨奉聖旨令保明濬川司疏濬過河事尋取責逐地分州縣的實事狀並皆不同及為疏濬過處其河水次年却依舊泛溢滄浸民田無次年不曾用杷却亦水退即河水長落決不由杷之疏濬雖河瀕至愚之人悉皆

曉知所以臣不敢雷同保明及為衛州劄開運河不便亦具奏聞緣此事理備見水官不職枉費才力兼多是狂妄希賞只如所開運河云有五利其一曰網運出汴對過沙河免涉大河風濤之險且汴口在河陽界內沙河口水在衛州王供埽下自出汴口由黃河下水相去尚近百里豈是出汴對過沙河既通德博舟運亦可免得數百里大河之險且沙河口水在衛州西南德博在大名東北上下相去遼遠即與沙河水陸道路都不相干不

知因何免得數百里大河之險只圖朝廷聽信遂興力
後乞朝廷詰問水監官即見虛實猶恐飾詐即乞將水
監官所陳事狀付臣容臣子細開折聞奏

臣自再到大名有水監官輕妄擘畫河事甚
多如欲決黃河大小吳埽地放水淤田及欲
於菟固下埽開直河并放清水如此等情猶
賴定奪官力議罷之不爾即為害不細所以
乞慎擇水官望朝廷垂察

奏黃河水勢

臣本司於七月九日據衛州申管勾運河於良弼申今
月四日沙河水漲沫過上東水堰尋下牒板攔絕不住
沫過牒板透入運河行流本司為今六月七日大名府
御河連併添漲日夕救護僅免決溢尋牒衛州火急閉
塞牒口續據衛州申尋捲埽於上東水口閉塞了當有
此小津漏見劄填次本司為穿府城水大關梁下不通
舟船切慮運河牒口依前固護不定透黃河水入御河

即為害不細已奏乞指揮都水監速差官就運河牐口
固護今月十九日却據澶州申據臨河縣申十七日午
時詣遥堤上巡覩見水自西南來波浪緊急問得人民
言說衛州樊店西黃河口決一概水東北行流十六日
夜二更以來到本縣衝注二十餘疇人戶觀此水勢及
民間所說為害不細縣司已急於沿河差船令佐親監
轄救渡人命去訖又據衛州黎陽縣申今月十五日御
河水渾濃漲猛水色與別日不同認是黃河漲溢沫岸

通流入御河至三更御河水一沫出兩岸見今北來將
及南門本縣令佐都監即是救應隄口城門至十六日
南門西門堤口節次破決水頭一併向城流注遮塞不
定遂緊切一向固護城壁官物者本司即時火急再行
文字轉指揮府城以上縣鎮官吏嚴切固護隄防如水
勢大必不可防遏即令本地分官吏究心詳審計較利
害相度踏行有自來分減水勢舊河道處即便火急開
決分減水勢無致奔衝直向府城為害去訖伏乞更賜

指揮郟水監選委公心知河事官赴衛州相度調集人
兵物料固護隄防取進止

今據衛州十四日狀申水勢沫過埽背於運
河上約後行流救護不定及稱河勢危急處
係運河上約衛州屬河北西路仍乞下西路
轉運司疾速應付人兵物料

再奏運河利害

熙寧十年

臣於去年冬奏衛州王供埽下開堤取黃河水作運河

置閘引水入御河深為不便以為大則決溢小則淤澱
尋聞差官定奪利害今來果致黃河水入運河防遏不
住沫過閘口衝注下流州府縣鎮為患甚大切慮定奪
所未知得今來運河之害乞指揮定奪所下衛州及大
名路安撫司取索自七月四日及十四日後來申報決
溢一宗文字看詳定奪

潞公文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二十四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奏黃河曹村決溢利害乞擇水官

熙寧十年

臣於今年正月六日奏為據德州申大河自去年秋夏至今冬河底淤澱通流不決河勢變移不循故道見今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臣詳黃河下流淤澱疏濬不行泄水不快即上流水勢須至壅遏若不預行經制切

慮將來河水泛漲必於魏博恩澶等州決溢為患自後
不聞水監別有孽晝只是固護東流北岸今年五六七
月間大名金新堤一帶諸埽非常危急果致澶州決溢
臣又檢會今年正月八日奏為近年以來河防官吏以
減省物料指望酬獎只緣三四年來黃河非常水小埽
岸偶無危急是致減得物料即非久遠常制必恐埽岸
漸次有失添修若將來河水泛漲如舊必致踈虞伏乞
檢會舊條不以減省物料指望酬獎今年夏秋水漲諸

埽危急多稱物料少數亦聞今來曹村埽決溢自熙寧
八年九年十年檢計春料合行接貼低怯之處三年之
中並不曾應付接貼兼本埽兵士多在別處占使或駕
船裝搬水利司小麥外見在只有兵士十七人實役致
今以來堤身低小怯薄遂至決溢臣前來因論列河事
并及水官乞行慎擇今河岸京東州縣人民被水患者
莫知其數嗷嗷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
汲以希賞於理何安臣前後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

非敢激訐輕有干冒伏望聖慈垂察

奏定奪所勾人吏事

熙寧十年八月六日

臣本司准定奪取勘所牒勾追安撫司全司人吏八人留
守司河堤一案人吏十人赴京照對瀋河公事伏為今
來本路州府非常大雨及黃御河決溢并德棣博等州
賊盜常多曉夕行遣文字救護水災修完城壁隄防催
促捕捉盜賊凡百公事比之常時數十倍多加以所行
文移急於星火今若盡勾却上件全司人吏則所掌文

案首尾並無人檢會承稟行遣必致違悞本已具奏乞將上件人吏如的合何罪即乞依條收坐就鄰近州差官取勘敢不承伏兼昨來保明熙寧八年瀋川退出地土事臣為見九年河水依舊復來滄浸却八年退出地土人戶並訴水災照會得事理仔細分明是以不敢雷同保明况事皆由臣不由人吏如顯有不當只今獨坐臣罪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指揮取進止

臣伏詳元差官定奪疏瀆黃河及開運河如

有理曲之人便行取勘今來定奪所勾追人
吏不少切恐定為理曲之人伏望聖慈將所
定理曲之狀付臣容臣一一仔細開拆聞奏
所貴不悞朝廷賞罰

乞恤刑 元豐三年九月

臣切見近年以來中外刑獄頗有枝蔓淹延大暑盛寒
縲繫囹圄其間豈無冤滯感傷和氣朝廷每至盛夏必
行疎決或水旱為災原減輕繫此聖慈欽恤之至也然

守臣獄官鮮能上副陛下之意有傷仁厚之化夫刑者所以輔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王任德不任刑以德為陽居大夏生成之時以刑為陰居大冬不用之處所施輕重居然可知臣不敢以經史遠事言之切以唐之憲宗號為中興任德任刑頗得其理嘗謂宰相曰于頓懷姦勸朕任刑欲朕失人心也且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人主而失人心邦本何由寧固臣謂今之牧守監司宜得明惠厚重之人宣布朝廷寬大之澤施愷悌

之政變刻薄之風則太平之隆可垂拱而致

論赦事

元豐三年九月

臣伏觀陛下躬行大享之禮前朝潔齋於路寢朝謁於靈宮孝享於太廟乃格明堂以嚴宗祀祀禮之重莫重於此既而御端闈享大號霈惠澤於天下號令之重莫重於此然號令之出在於必行不惟其反謹詳幸已赦文釋繫縲貸逋負比常赦至寬自殺人已死及監主自盜官吏枉法外罪無輕重悉除而近歲以來中外臣僚

多不詳罪犯與情理之輕重皆乞遇赦不原朝廷或從其奏臣恐輕重之間有所未安且臣下迎合赦令則禮為不恭朝廷遂從其請則令有不信臣乞今後凡有罪奏乞不赦原者並送刑部候具獄上一繫朝廷臨時特旨

臣伏覩近降赦文官員犯罪依條不以赦降原減者許於刑部投狀具元犯奏聞未斷者案後聲說取旨蓋朝廷必以情理輕重而區

處之

進史論

元豐三年九月進

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
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
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
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
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
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為萬

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為稷官契為司徒臯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慎東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

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
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
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潞公文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二十五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論西事

元豐四年

臣聞昨來西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饑凍潰散以礙人衆不行軍法今便欲再舉何以勵衆又運糧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沒必恐邊將懼罪不曾依實盡言議臣依違亦不敢明白敷奏老臣荷陛下

恩深若又不言乃是負國伏望聖慈深察

王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不得詳
審以悞大計伏乞陛下察之若不深責無以

勵後

又

臣竊聞陝西用兵之後公私蓄積大抵殫耗丁壯運糧
從軍夏麥不下種大兵雖還邊備不可輕弛切慮向去
軍兵民糧食不充緩急無以計置謂宜謀求漢唐故事

水陸轉輸以備之絕臣守藩當路近聞雍岐間粟麥之
價今已騰湧若至春後必多流亡兼聞關陝人戶昨經
調發應副軍期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亦皆觀
望德音儻順青陽一霈恩宥因而有所蠲復或并及河
東諸郡茲實陛下盛德之舉仍願亟詔諸郡申嚴斥堠
專為守禦之備養威練卒賑恤傷殘之民在今之宜無
以易此臣受恩之深慮有所及不敢自默

又

臣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暫歇泊而未有分屯解
甲之旨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計老臣受國
恩深義同休戚齒髮如此無復覬望惟有區區欲報之
意不能緘默輒為陛下言之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選
拔將校訓齊師徒修治器械儲峙糗糧皆衆智所不及
近世所未能比者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赫然命將
出師以伐其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雖未能擣其巢穴
繫其君長而師行有紀所遇輒克羌人逃遁莫敢抗堂

堂之鋒天威神武震懼四裔戰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
數路進軍興動大衆彌厯累月餽輓不貲諸路之民疲
於供給將士盡忠竭力為朝廷奮不顧身間關死亡衝
冒寒苦備極勤勞臣以謂國威既已振矣將士之力亦
已殫矣百姓供餽亦已竭矣為陛下今日之計正當勞
來將士安拊百姓噢咻其疾痛補完其瘡痍使得蘓息
按甲養威以全前日之勝如此則外足以懲艾夷狄內
足以愛養軍民乃宗社無疆之休也今若師徒暫還而

復出土氣已哀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諸路深入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負恐未可知而前功或喪此天下之甚憂也兼臣在洛中津遣陝西軍須不少亦聞陝西事體頗詳皆言百姓亦已流離菽粟之價騰踴今冬二麥多不下種將春農事方興又復調發不已必恐應副不前有悞大計臣而不言孰當言者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度以蒼生為心不以盡敵然後為功亟詔班師分屯諸路使朝廷恩威並行軍民和附以小羌唇

亂如此可以坐待其滅亡矣臣不勝大願老臣愚忠憂國之心不能自己僭已冒聞不任隕越伏望聖慈哀察其誠俯賜容納

聞陝西河東運糧人夫雖費不貲而逃逸者甚衆至有部夫官亦有逃竄恐無人敢仔細奏陳兵志謂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春秋戰國時用兵運糧多在中夏故兵有因糧糧不遠載與今之餽運深入敵人沙漠之

地其勢不同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以聖帝伐鬼方尚三年而克之理有不可急者又曰師貞丈人吉丈人嚴莊之稱用之則吉小人勿用用則無功無功則有罪伏望陛下慎擇將兵者如輕險而求僥倖之功者當勿用之臣年老眼昏勉力親書此劄子深懼不謹細伏望聖慈矜察兼不敢附述恐漏洩不達謹遣臣長孫承事郎永世特詣

通進司投進

答詔

自遠相見忽經兩年春暄卿比平安前繼閱所論闕中
事宜悉至誠惻怛之意非累朝心膂之臣憂國如家之
深曷能惓惓如此寤寐忠嘉不忘於懷朕涉道日淺昧
於知人不能圖任將帥以天錫可乘之時上為祖宗殄
滅一方世讎深用厚顏爰自六軍還塞將士已殫勞黎
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復可遠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完

而已近特命於涇原制置者第使之城數亭障制敵衝軼耳非復有前日圖也所以張大其名若入討之為者蓋兵法有之用而示之不用不用固有示之用耳庶或其可震之乘威尋盟則朝廷因得復羈縻之也想卿有同體均休戚之誠諒已悉其措置大概今因貽慶行故茲示諭

謝答詔

元豐五年三月

臣去歲冬輒率愚瞽累奏陳陝西邊事今春蒙差臣男

貽慶特賜臣二月二十五日手詔撫諭後蒙聖慈矜寬
不責臣狂易恭讀詔旨曰六軍還塞將士已殫勞黎民
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可復遠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完而
已近命涇原制置城數亭障制敵衝軼非有前日圖也
臣仰味聖言伏增欣欣有以見陛下推堯舜之心卹生
靈之困罄溥率廣被涵育幸甚幸甚然自今秋已來復
有遣戍開疆運河深入此必是邊臣希功規為僥倖開
端緒誑惑朝廷料敵不精致有撓敗進此計者陛下不

必知此人乞行顯誅以戒今後干賞諂利之輩免致向去更誤朝廷大事望以今年二月二十五日詔書大旨密諭邊臣嚴設備預固境自完來則禦之去勿遠逐更年歲間士氣復振民力復完足食足兵何求不可醜羌聞之自當屈服臣又聞謀攻料敵老將所難不當與新進白面書生惟務高談虛論容易而計畫之今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豈無深識遠慮懷忠守正更事歷試之人願陛下詳求而審用之如祖宗朝所用扞邊守塞宿

將名臣見於國史者多矣乞詳審之臣之此言非不知
觸犯時怒益耄耋之年被三朝重任蒙陛下眷獎尤深
乃心本朝義均休戚豈當隨例緘默上負聖明伏望天
慈亮其區區自盡之誠

又

臣伏蒙聖恩以臣奏陳西事特令臣男貽慶特賜手詔
一道并傳宣撫問者仰奉聖訓伏增感懼切念臣衰老
不才荷陛下恩禮之厚舉朝無比惟知竭盡忠懇粗伸

補報昨西夏擾邊王師罰罪雜羌既已退縮大兵尚屯邊徼師之善志允當則歸因是奏陳上千宸聽庶幾狂瞽粗裨萬一豈謂愚臣過計難窺陛下聖謨天機固深睿算默定基命宥密遠猷克壯乃生靈莫大之幸實宗社無窮之福加以睿光曲照上德蕪容迂陋芻言亦被矜采臣無任感戴欣幸之至

奏西京災傷事

元豐四年六月

臣體量得西京畿內諸縣今春以來麥苗極盛有望豐

登無何自四月五月中直至收穫之際大雨頻併繼日
不止遂至頗損麥苗所存者三四分須至趁時收穫上
場所與收拾殘餘粗抹饑困臣體訪得所收多者僅及
三四分日有人戶經官被訴苗傷又緣官吏拘文為已
收割在場及有持打了者不以為憑須得存留查苗在
地方可驗覆今若不與檢放必至人戶逃移況今夏多
雨害稼衆所明知難為巧詐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本
路轉運司仔細體量實有災傷即早與減放分數所貴

人戶不致逃移更望朝廷矜察早降指揮取進止

奏西京漕河事

元豐六年四月

本府勘會自會通橋下至白馬寺洛河水路灘磧淺澁難行綱運遂奏乞開淘古漕河舊道稍令深闊抵至白馬寺却合洛河回避二十餘里灘磧所貴通行綱船不至滯碍今蒙朝旨依奏施行看詳中劄內更帶下白波輦運司奏乞開濬漕河至偃師縣界合洛河通濟舟船雖與本府所奏事狀大抵皆同只是稱至偃師縣界漕

口合流必添展地里稍遠須至更差官覷步所碾添開
濬故道地步長短及地形高下是與不是有古來河道
確實計定功料申上

上殿謝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

臣老退不才蒙恩詔置左右令議軍國重事况臣官忝
三師其職惟當論道臣以涉道至淺不能上裨聖政然
以生平舊學素蘊及以近時所見所聞當竭愚忠粗裨
萬一又不敢同外廷臣僚頻入文字上煩聖聽須至留

身口陳仔細熟達聖聽然後簡徑作劄子奏聞乞付外
廷衆議公行

潞公文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二十六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論西邊事

元祐元年六月

臣伏蒙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以老臣不才以其
逮事四朝出入藩府垂五十年追起於休退之中令平
章軍國重事臣敢不極盡所蘊上副虛宁臣於簾前累
蒙宣諭將來西人求復疆界令與三省執政熟議臣以

所議地界不出二理其一論義理曲直其一計利害大小所謂義理曲直者昨者出取其地土皆邊臣妄希功賞欺罔朝廷為國生事取怨敵人今若推朝廷恩信因秉常所求而賜與之有以懷復敵人心光大朝廷之德所謂計利害之大小者今所得堡寨并蘭會並荒徼沙漠之地本無城邑人煙惟是朝廷初築城壘屯兵戍守歲費百萬以上困竭中國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地俱恐不能支久却須自弃如向時囉兀城之比其蘭州

本屬董氈元不甚要藉夏人得之已久亦不曾築堡塞
戍守只有一小頽廢城塹如中國荒僻村落朝廷不知
將謂如中國小小郡縣徒煩兵守所費不貲兼會州又
未知在甚處蓋是李憲當時怯懦不曾領兵赴靈州城
下只領兵過蘭州廢壘之下遂欺罔張大云收復蘭會
以圖苟免不至靈州城下軍令之誅遂誤朝廷以至於
此臣亦聞議者謂地界被求而與之亦用兵不與之亦
用兵語尤欺罔但向去欲免主議不與起釁之責且秉

常來求我如其意而得之必須感戴恩德三數年間當
且保無事朝廷近經靈州永樂不振之後可以粗整齊
兵勢完養民力異時或有邊事用兵庶幾有備無患今
若不推恩信賜與其地敵人貪暴之性因此不遂所求
便作點集酬報之勢朝廷方此多事之際兵力未完可
得高枕乎近年以來為新進書生不曉蕃情邊事兵政
者誤朝廷多矣願陛下審察而詳處之老臣年過八十
感陛下厚恩惟知竭盡補報固無觀望希進之言不勝

區區

臣今檢錄到祖宗以來處分邊事詔書西人
事迹兵幾件進入乞賜詳覽或曰蘭州宜如
充國可置屯田添助兵食今若有田多屬番
族不可盡奪向時王詔謂熙河可耕以助兵
食人牛種子徒有所費終無所成今聞轉運
司判官節減蘭州歲計猶須一百餘萬又當
計會知州并帥臣保認可以足用否

繳進元豐答詔

元祐元年二月

臣數年前判河南府日見調發帥兵進討西夏受國恩
深形於過計遂累具章疏論列利害蒙先帝聖恩專差
臣男貽慶賜臣答詔仰詳詔意乃知先帝本意止務安
邊不欲輕舉皆是邊臣希望功賞為國生事僥倖萬一
以致兵食困匱財力殫耗今聞於道路之言西人欲求
內附臣以謂四裔內侵堯舜之時所不能免伏望陛下
恢天海之量廣示開納御四裔之術羈縻而已由此可

以偃兵止固吾圍外夷懷服中夏安寧太平之風浸隆
浸久臣又以朝廷舉事必較利害唯務開疆以希功賞
即不知用兵之時所費錢糧若干得地之後所入租賦
若干凡一歲屯戍兵馬所費糧草之直若干若所得不
償所費遠甚即是竭中原生民之膏血以事荒遠無用
之地此乃唐開元之末務賞邊功邊臣各求微倖致中
原困竭唐業下衰可為商鑒今因西人請命伏望朝廷
熟計而審處之老臣不勝區區憂國之心迫於傾輸言

無倫次所有前者蒙先帝所賜詔書輒敢進呈所貴詳
知先帝素志惟在安邊不務輕舉謹具奏聞

元豐五年李舜舉過洛河先帝意旨止令邊
臣自固邊鄙多如臣所受詔旨爾後以徐禧
南方書生不曉邊事繼之李稷急於官賞妄
有開陳經畫遂致永樂敗事臣荷先帝異恩
去年春蒙賜御詩云嘉言時幸寄車臣亦仰
和聖制有願傾丹懇上公車之句去年三月

西人由熙河路入朝內求附臣即於密啟所
見未幾先帝不豫遂止今西人復來須至有
此開陳望聖明照察

論役法

元祐元
年五月

臣竊聞天下諸路差雇役法朝廷雖已降指揮而今未
定頗聞煩擾臣檢會始初司馬光閱天下臣庶奏章多
言出錢雇役其不便遂却復差役之法然司馬光所言
甚詳而節目頗繁恐州縣不一一通曉而又朝廷置局

詳定議論不一必難通行臣以謂差役之法本州縣常事其來久矣皆素有定法及其末流不容無弊故當隨事刊改臣曾累具劄子奏乞先令州縣刺史令佐從民利便依例各議定其法縣申州州申轉運司看詳定奪奏聞如得允當却降下施行蓋朝廷大號令必當自上而下州縣常差役理須自下而上則各從民便以天下之廣郡縣之衆不可以一切之法行之必互有妨礙而局官及諸臣僚紛然上言各任己見不周知利害

及祇付所司別無與奪以至州縣希望朝廷風旨至今其法未定益滋狡吏侵擾若如臣前請且各付逐路郡縣定奪利害各從其便庶幾下民早得息肩取進止

臣元上劄子二道尚書省付詳定役法所劄子一道并知華州趙燮與臣白事劄子一道並錄進呈俟臣簾對日別具回奏

又

臣竊見朝廷差役議臣之中少有熟親民政者所議論

不同前後所降命令不一致州郡難以適從緣城郭鄉村人戶只有差科二法鄉老村耆各知次第但用心公平必得愜當刺史縣令最是親民之官乞且專委守令各隨本處自來體例差差定役人編成簿籍細開自來體例條貫申轉轉運司看詳體量如各得精當一面施行申奏緣經變法以來僅十五年至今不無小有須合更改從便事條亦當委自逐處親民官及監司相度申取朝旨詳定仍稍寬程限使盡利害所貴行之久遠

差役之法逐州縣各有不同若自朝廷降一切指揮即逐處難以一切奉行今來詳定役法所見可據逐處申陳看詳定奪指揮必當

又

臣昨以朝廷復州縣差役之法臣曾奏劄子以為差役之法其來甚久此乃州縣常事鄉老耆夫皆熟知之刺史縣令皆總領之當且委逐縣議定申州看詳如得先當即申本路轉運使司運司將一路詳定即申奏朝廷

朝廷覆視如可行即從之如有未便更當會問或自有義理即可行之或有顯然乖當即處分改正施行便見就緒今乃置局詳定及諸人議論不一命令雜下致州縣疑難久不決定况差役之法乃戶部所頒今乞罷詳定局只委戶部尚書侍郎中員外於本部詳定况局中趙瞻劉昱自是本部之官如本部要知本末即令孫永與李常等同計詳定所有舊局中人吏並各勾赴戶部行遣文書所貴早得了當如有諸臣僚奏議役法亦

乞不顯姓名降附逐路州縣看詳如有可采亦乞施行
取進止

應緣役法臣已於簾前仔細開陳訖乞降付
三省

潞公文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二十七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論監牧

元祐元年

臣竊以修復馬監指准今東西兩路支配不盡保馬所
差之官今遍陝西河東京東西兩路相度卒未見了當
乞令速且取索京東西兩路支配外見存馬數并沙苑
馬約度可置得幾坊監先次於近便舊有坊監處興置

所貴早見就緒兼免保馬以在民間頗有搔擾取進止

又

今已新復馬監切見光祿大夫新差知潞州崔台符熟
知馬政勘會相州有安陽兩馬監今當興復須得知州
依例總領欲乞改差台符知相州所貴馬政速見就緒
况相州地望在潞州之下兼是鄰封又洺州衛州各有
兩馬監亦合興復與相州相接凡事取則相州易成績
效取進止

論取士

臣聞於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從古來為國治民者多士則興之賢則衰此理之必然也士所以多由養育有素故有秀選俊造之目等級升之漸至於官得其人國無不治臣以朝廷育才取士之法數十年來有所未至向時應進士舉者自執卷為儒便知自重謂之應將相科亦白衣公卿登科之後其在高等者知朝廷必將不次進用率皆益自奮勵進修德業

以副時望所至於公卿將相為名臣者多是其人近歲
以來稍異於是登甲科者縉紳罕聞其名朝廷罕得其
用蓋由士子修蘊無素朝廷勸獎未周臣亦聞禮部別
定貢舉條貫然慮於激勸士行儒風猶有未至臣欲乞
先時降詔開諭使人人知朝廷育才取士之意使各自勉
勵向去科選得士必多濟濟以寧當由於此

奏尚書省六曹行遣迂滯事

元祐元年

臣竊見尚書省二十四司主判郎官轉移遷改頻數不

定往往未知本案事務及文書義理以致行遣迂回稽滯中多所請多不得可否之報臣欲乞令左右司郎中員外點檢勘當使逐案行遣文字明白簡易可否公當不致留滯定為式例庶得永久遵行况左右司主本省綱轄亦乞委得覆視刑部尚書蘇頌素推熟知前代及本朝臺省典故亦乞委之同共詳定取進止

答奏

臣伏蒙聖恩特差中使降手詔省詢訪仰披訓旨俯集

兢兢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博載天光大明自聽政以來發號施令及進賢退愚時政迺隆或因或革大小愜當中外欣悅所謂宗社無疆之福太平浸隆之時矣而猶謙勤退託以臣遭遇累聖久竊重任又謂其犬馬之齒加長宜有重言曲賜下問乃詢黃髮采葛藟之義臣敢不勉竭愚忠粗裨虛佇夫治體之大莫大乎任賢納諫近者所用輔相所擢諫憲皆久積時望大協人情必能弼直獻納上副陛下求治深切之心以至罷去市

易

國有四民商居其一既罷市易之法商賈得遂其業

減損青苗

青苗本於常平法以歲之豐儉

出入之本在利民既以額配夫常平本法今除其額配之令民遂即時皆便矣

停養保馬

漢有保馬

之法為害尚輕比近歲霍翔之法配在保甲農民甚於塗炭罷之為便

免納役錢

三代之法民之

力歲不過三日今不用其力使之納錢農民固難得錢免故為當

寬保甲按閱之頻遂

農民耕種之業

三時務農一時教戰今講於農隙事既師古民不失業

此則市井

吠畝之人歡呼之聲必已達於天聽矣豈在老臣條陳

而後詳然上之數事有損無益不可久行而亟罷者本

非朝廷所圖皆是近年以來臣僚急進僥倖成風率務

妄起事端自來總領粗有微効則過求恩賞事若有害
曾無責罰欲其省官省事民安政治不可得矣為今之
要當革此弊自去年以來斥去聚斂之臣頗寬農商之
利四民樂業萬國歡心無名之人多已削除有常之用
當要豐足今之戶部實主邦計尚書侍郎郎中員外未
聞精擇以任唯見屢遷數易欲使何人專任其責國之
大計安所望哉此乃朝廷所宜先而不可忽也又謂臣
之所知堪大任者臣素愚昧艱於知人然累玷鈞衡之

任惟在薦賢以圖報國方其當軸任人極於慎揀拔十
得五安敢庶幾及出領外藩將踰一紀朝中多士罕有
識知雖有所聞莫更所試輕議論薦恐未審詳然熟聞
士論謂樞密直學士劉庠端正已有守雖已在近職以
從外補臣向在樞密庠在太原邊事民政鎮靜不擾光
祿大夫前吏部侍郎蘇頌性行淳和學問該博於本朝
故事多所詳記若脩顧問議論當有裨益朝奉大夫京
西路提點刑獄劉奉世才力精明所守堅正向為樞密

院檢詳及中書檢正頗得時譽若並召還左右宜有所
補更乞聖明詳擇或更有新進可副揀求容臣博訪別
具奏聞况天下之大必有多士寘於周行然自數十年
來養育人材有所未至蓋鄉里舉選不兼取文行禮部
復試類收膚淺之學今若條理學校貢舉之法庶幾取
士得人以次擢升大任則濟濟以寧如周之盛方朝廷
大推仁政勤恤民隱親民之官專在守令臣謂宜申戒
吏部慎擇其人政得以和民受其賜前代銓衡授官之

後多赴政府引驗問其所長或采其已試之効而遣之
間有昏謬不才類多退落如此則郡縣得人政事修舉
又用人之法當各因其才器孔門四科分政事文學之
品須盡其所長而受其職職乃無曠前朝選試文學之
士即寘於館閣育才之地漸進用之惟學士待制皆主
侍從脩顧問議論以裨時政今則盡補外任謂宜略定
員數留充左右供職久當察其器識緩急識執政闕人
便可僉議進擢臣蒙詔旨詢訪敢不傾盡所蘊但以老

昏言無倫理不任隕越惶懼之至所問夏國事宜不欲
雜於此奏謹具別劄開陳所冀便於詳覽謹奏

又

元祐
元年

臣伏讀聖問有可禦西夏之術臣去年夏始聞西人欲
求內臣以為方國家多事務早安靜奏乞朝廷恢天海
之量廣示開納御四夷之術羈縻而已由此可以息兵
止固吾圉外夷懷服中夏安寧則太平之風浸隆浸久
兼曾繳進神宗專令臣男貽慶齋賜臣親書詔一本所

貴審知神宗本意止務安邊不欲輕舉皆是邊臣希望
功賞為國生事僥倖萬一以致兵食困匱才力殫耗必
料此詔已經聖覽今復蒙下問所禦西夏之術臣愚何
足以仰副虛佇臣切見西人自去年以來凡數次入朝
即未見修歲時常貢之禮亦未聞請常賜之物度其奸
心必有所待當此之際朝廷亦須有以待之邊臣亦必
有以制之若更如何時種諤徐禧輩料敵不精謀攻失
策致誤邊事即關中之民其心搖矣自靈武永樂王師

不振之後兵勢民力尚未完復狡羌竊發必能制乎即
如何時种諤輩皆云西人亂弱狂計所誤朝廷於此固
當熟計而深念之事欲美成計須先定當責成邊臣審
料賊勢精選謀者密窺賊形必先事以待之使賊計不
行邊壘有備此亦困羌夷之善策為人謀之小勝或西
人歎塞請覲詰其所由出於善意即導之使來俟至延
安帥臣密察亦當得其要領先時奏聞廟堂之上可以
預料而審度之俟至闕下知其所來必有所為因其所

為之可否或議或詰審而應之可者即從否者即已議其疆土須廟堂之上衆謀大同苟有後艱同任其責或取與之間謀有同異即各述利害理須明白後或不應謀果不臧自任其責廟謀一定邊計粗寧天下小康當高枕矣伏惟陛下聖明遠大之計固已先定出於衆知豈俟臣之過慮然采芻蕘擇狂言亮其誠而不責其妄幸甚臣無任

臣以為事有利害者必究其利害之極而斷

其取舍之當其理得無容更相顧望議論不
決乃欲遺賊於君父則安用大臣

奏吏部三類法

元祐二年

臣觀六典三銓之法以三類觀其異優者擢而升之否
者量而退之所以正權衡明賞罰抑貪冒進賢能今之
典選一守定格選格中有以多舉主有軍功者為上多
舉者或善請求有軍功者或容冒妄如近時買人頭得
賞官者極多有同配官故多失才亦容濫進臣欲乞委

吏部尚書侍郎大略依三類之法定本選之人合入知
州通判知縣縣令考其才德功效為上中下三品送中
書門下覆驗可否定訖判選官引對一經聖鑑物無遁
形更有去留孰不激勸又判銓之官亦當上體朝廷委
付之重以衡鑒自任處之不疑間或以人才高下絕異
者特以名聞而進退之乃為稱職取進止

御批

元祐
元年

予宮中閱故書得卿神宗時所上親書奏章見卿論議

切於治要至誠憂國忠義可見深用嘉歎御平時所蘊
如此况當茲艱難之際想多憂勤予佐助機政斯愈年
矣雖勉旃聽覽以天下之廣萬務之繁深慮不逮顧我
元老宜有諮詢如近者黜陟臣僚因革庶政公議可乎
夏國未附禦以何術卿之所知賢人堪大任者亟當論
薦用柬求并所訪事可條具聞奏切待至言以補闕失
故茲遣示當體予意

潞公文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潞公文集卷

二十八至
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 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二十八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進漢唐故事

元祐二年

臣近者竊聞聖旨令經筵官間日進漢唐故事各一件以備御覽有以見聖德稽古求理之切臣忝預經筵固當粗有裨補輒亦於漢唐史中節錄得數事繕寫進呈伏望聖慈采覽

一

漢文帝紀贊曰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
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
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也
綈厚繒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
為天下先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豐富興於禮義斷
獄數百幾至刑措嗚呼仁哉

二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

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

敢陳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也綈厚繒足履革舄師古曰

也不用采帛言儉率也以常帶師古曰但空莞蒲為席師古曰

之葱蒲也莞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音官兵木為服度曰兵器如木而

也衣蘊無文師古曰蘊亂如絮也言內有亂集上書囊

以為殿帟師古曰集謂令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准師古曰

次定曰車書

路公文集

二

准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三

漢丞相王嘉上疏言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吏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大小盡皆舉幼過於所察之條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求持郡下材懷危內顧

常恐獲罪
每為私計

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

或至上書章下

依其所上之章
而下令理之

衆庶知其易危

言易可
傾危

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

四

漢宣帝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
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効輒以璽
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
以次用之

師古曰所表謂
增秩賜金爵也

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

中興焉

臣近曾上言乞刺使縣令須滿三年一替及尚書吏戶刑三部官職務尤重須令久任此皆治古之法兼先朝亦不令速遷

五

漢賈誼云今民賣僮者

如淳曰僮謂隸妾也

為之繡衣絲履偏諸

象服度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

羔以為要襟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展其上為乘車

及騎從之象也

內之閑中

服度曰閑賣奴婢關

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

不宴者也

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益貴之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縠之表薄紩之裏縵以偏諸

晉灼曰以偏諸縵著衣也師古曰縵音妾謂以

偏諸縵音步干反

美者黼黻

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黻者刺為眾文

是古天子之

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師古曰被音皮又反

古者以

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

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

反且帝之身自衣皂綈

師古曰綈厚繒也

而富民墻屋被文繡

天子之后以緣其頰庶人夔妾緣其履

師古曰夔謂庶賤者

此臣

所謂殍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

師古曰衣音於計反

欲天下

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

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

也國已屈矣

師古曰音勿其反

盜賊直須時耳

師古曰言待時而發

然而獻

計者曰毋動

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

為大耳

如溥曰好為大語者

夫俗至

大不敬也至亡等也

師古曰無尊卑之等

至冒上也

師古曰冒犯也

進計

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臣近曾上章以風俗奢侈乞檢舉制度使上

下不僭侈務節儉皆富民之本在於節儉民
富也君孰與不足致太平之風無出此道雖
聞已有施行更望聖慈垂意

六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
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
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
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

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言夫為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

七

唐太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八

唐史論魏徵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

其救過弼違能近取譬其實根於道義發為津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倖中不私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在徵本傳可為萬代王者法

九

唐明皇先天元年大獵於渭川侍中魏知古獻詩一篇曰常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反翻飛豈暇翔非熊

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
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咸熙諒在
宥胥毒匪多傷辛甲今為史虞歲遂孔彰明皇嘉之手
制詔曰夫詩者志之所之以寫心懷實可諷諭人主是
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由茲道朕須
自溫泉觀省風俗時因夏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
或示三駟之禮躬親校獵聊以從禽卿遂有箴規正予
不迨自非誠款風著孰能繼於此邪賜物五十段

十

唐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致
治昇平及神宗景龍之間繼有內難明皇平定而興復
不易而聲名最盛歷年長久何道而然宰相崔植對曰
前代勩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
能勵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聖之姿同符堯舜之
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
珪之屬為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

宜如此明皇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艱危開元初得姚
崇宋璟委之為政此二人者皆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
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
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嘆古人至言後
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歸冲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
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奸臣用
事天寶之世稍倦於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
帝嘗問先臣祐輔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

臣在童州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常弦作戒其益宏多
陛下既虛心履信亦望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穆
宗善其對

臣恭以仁宗皇帝聖德勤儉因御前親試進
士以無逸為元龜為賦題乃知聖意所存深
遠

十一

盧懷慎景龍中上疏其一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

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三年有成尚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楮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才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

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
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為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
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庫所
以虛空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
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遥又不盡其力偷安爵
祿但仰茲望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僥
倖路啓上下相蒙共為苟且而已寧盡至公乎此國之
病也此賈誼所謂躓盤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

草臣恐為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蹶盤而已哉漢宣帝綜覈名實興理至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羨又古之為吏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俊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請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以上不許遷察其課効尤異者或賜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

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于道致此之美草彼之弊易於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

奏乞立制度使

元祐二年

臣竊以數十年來風俗潛侈車服器玩多踰制度以致士民之家率多貧乏不守廉節夫為國之要在於富民富民之要在於節儉民既富矣君孰與不足臣欲乞選差官檢詳唐室至於朝廷令式叅定制度隨時制宜務令簡當遵行可久庶幾上下有分不敢僭侈風俗自當

淳儉太平可以馴致

臣嘗觀唐史太和中僕射王涯奉勅詳定制
度頗為精當終為權貴沮格不行朝論惜之
然涯之所定亦甚煩密臣之所乞固須簡當
可久遵行其王涯所定今亦錄本進呈臣伏
詳舊制三品四品官得衣紫衣朱竊見近時
及朝班之內衣朱紫有極多著綠者甚少蓋
是特推恩賜者頗眾臣謂服以章有德自古

所重臣乞今後非品秩當得朱紫及舊著令
例合得外乞慎賜服

潞公文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二十九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乞兵部廂軍密院置籍

元祐二年

臣以樞密院應內外廂禁軍自來並係密院置籍所管
今以新制並不管廂軍皆送尚書兵部且密院謂之本
兵之府豈可內外五十萬廂軍却無籍拘管緩急出軍
行師廂禁皆用况廂軍不獨用於諸般營造雜役兼自

來如廣南槍手綱丁及諸州鄉兵亦是密院有籍欲乞
令密院祇於兵部取索廂兵等人數於兵籍房置簿拘
管逐年揭帖常見實數亦不煩費緩急差使易為照會
即不妨尚書兵部依近制主管取進止

奏戶部事

元祐
二年

臣以戶部尚書乃昔之三司使之任專掌邦計財賦出
入無不周知則國用取濟今當以昔之三司使之任悉
歸戶部財賦盈虛可以經制不誤大計自尚書侍郎以

下慎選而久用之庶幾集事尚書侍郎即是三司使副
之職郎中員外乃昔之判官之職此國之大計乞早留
聖意

奏除改舊制

元祐
二年

臣近面奉聖旨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臣今
畧具除改舊制節目如後

吏部尚書選人兩任親民有舉主陞通判通判兩任滿
有舉主陞知州軍此已上叙陞今謂之常調知州軍有

績効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特擢陞轉運使副判官或
提點刑獄府推判官令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
重遠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歲滿多任三
司副使或任江淮都大發運使發運使任滿亦充三司
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任滿亦有充三司副使或江淮發
運使任滿充三司副使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南東西
荆湖南北兩浙路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為遠
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使副使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

路分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以至三司副使內提點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轉運使副省府判官或逐急籍才差知大藩鎮者其歸亦多任三司副使或直除修撰待制者三司副使歲滿即除待制有本官是前行郎中少卿或除諫議大夫者有資淺而除集賢修撰充都轉運使後亦除待制三院御史舊制多是兩任通判已上舉充歲滿多差充省府判官或諸路轉運副使累遷至三路歲充三司副使又歲滿除待制

御史或言事稱職公論所推即非次拔擢繫自特恩正
言司諫自來遷擢無定制或兼帶管職文行著聞或議
論識體方正敢言朝廷所知臨時不次擢用本無常法
三館職事本育才待用之地例當在館久任其間資地
人品素著除修起居注即今起居郎舍人遇知制誥有闕即試
補即今中書舍人已上並舊制甄別資品履歷次第除注之法
與今來官制或小異而大同更乞與三省參詳進呈

奏夏國事

元祐二年

中外臣僚上言憂國受朝廷封冊恩禮極優錫賚尤厚而敢忘恩背惠輒行公牒傳達疆吏自絕於天不修貢奉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怒乞行天討以正有罪欲乞降詔邊帥及出勅榜以諭中外若朝廷姑務息民推天地之大德曲示含容抑羣情之怒忿不與醜羌計較即乞明諭邊臣嚴加守備靜以待之必取全勝所有朝廷續遣大兵且令分屯次邊州軍以備緩急邊上旬抽

進無逸圖

元祐二年

臣伏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後代聖君皆奉為至戒以成治化以克永世臣又觀唐史見宰相崔植對穆宗云玄宗初得姚崇宋璟為宰相二人者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記念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歸冲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末稍倦於勤王道於斯缺矣今陛下虛心求治伏望以無

逸為元龜穆宗善其對臣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嚮
學思間日御邇英延儒臣講讀經史臣又觀邇英北壁
有仁祖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臣慮禁中或未有此
圖輒敢寫錄四軸并一卷上進望於殿內張掛置於几
案以便聖覽臣愚不勝區區之至

奏吏戶刑部官久任

臣伏觀先朝復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欲其分治職事
悉如唐制臣切以尚書省吏部典選戶部掌邦計刑部

主國法此三部最為重而侍郎郎中員外多不久任遷轉頻數未熟本部職事已見遷改必致胥吏乘間作弊行遣遷滯臣欲乞三部郎中員外須令並滿四年理為兩任逐任與陞資序立為定制經久遵行內吏部戶部司封司勳考功度支金倉部亦須再任與逐任陞資上件三部郎官佐本部長官主判逐曹任官材掌邦計主國法皆是國之重事伏望聖慈詳察早賜行施

奏踈決刑獄

元祐二年

臣今日早延和殿奏為聖慈閔雨二十二日御殿踈決
禁繫罪人當日降雨尚恐外處州縣有未雨足處乞下
逐路監司分巡部下州軍催促刑獄疾速斷放免有
冤滯因錄先朝御批劄子進呈奉聖旨令進入

奏中外官久任事

臣以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
事何以致治故累曾上言乞中外官各令久任須滿資
考近日以來遷改尤為頻數益由風俗躁競例欲速遷

執政者或避怨謗不能鎮靜欲望中外治安未可期也
臣欲今後凡差除中外官並具見在任官年月滿未滿
須令任滿方得交替如是急速籍才須要其人則不拘
此制其任滿得替之官須具在任實有勞績方與照會
合關陞差遣所責官吏自此不敢苟簡欲速百職自然
修舉取進止

臣累曾上言以吏戶刑部官屬主大選大計刑罰并
外任監司及親民之官並須久任此繫朝廷致治之

本不可忽也今乞與三省更申明祖宗舊法遵法施行

奏監司舉官事

元祐二年

臣竊見諸路官司及州郡帥守薦舉部下官吏但務極稱才行不考實狀其間多徇告囑頗誤擢用臣乞今後凡薦舉官並於舉狀內直具在任的確分明事迹及本人素來行業為衆所稱方與上簿記錄或有任用更加詳察取進止

奏坊監草地令百姓出租

臣竊知太僕寺在京苑坊監牧馬草地其間甚有自來水占牧馬不到去處係人戶斷僕租佃客貧民採捕蒲魚種植蓮藕入城貨賣以資口食今聞太僕寺為係牧馬地內一例勾收入官臣聞本寺官及供到細狀稱上件水占牧地可以依舊令人斷課租佃濟貧民並無妨礙况今來下民艱食之際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依舊出課租僕以紓近京貧下之民取聖旨

奏鬼章事

元祐三年

臣以為始禽鬼章於法便當誅戮朝廷惟天地大恩貸其性命兼欲係其二子之心使感國恩不為邊患則西邊事簡兵屯可減用度亦省今因阿里骨使人既來若令一見鬼章即其子信其父在若更與補一至下虛名使與李賒羅抹同日遊寺燒香寺廷間遙遠一見亦不能通傳言意即羅抹具告相見之所則結吮捉等深信父在尤當感恩或謂鬼章有罪之人雖虛名小官亦不

可授且如西賊李崇貴誘殺保安知軍揚定其後秉常
執送崇貴來先朝亦貸其命授以官李繼捧與繼遷叛
興大兵討伐生擒繼捧來獻亦貸之授上將軍封宥罪
侯此並是前朝推恩之例如此甚多若李賒羅抹到京
數月不見鬼章歸番之後結呢捉等必切詢其父之所
存却云並不曾見即結呢捉必疑其父已被誅戮他日
鬼章以病死其子亦必不信豈不深恨非時點集所部
於熙蘭側近作過或堅求夏賊與之合縱分右秦鳳之

界作過即西邊兵屯未可減用度未可省亦須稍煩西
顧然臣以謂令李賒羅抹一見鬼章於朝廷有何損屈
而議者或堅謂不然即不知有何利害臣竊惑之兼昨
日簾前臣具以此議上對亦屢聞德音以此為便後於
都堂又集議却聞猶有遲疑未即奉詔者伏乞聖慈詳
諸臣之議早賜從長處分

如陪戎校尉之類乃九品武階又無請受向時多是
諸州牙校授之結旼捉初亦知其父上知不戮又劉

舜卿亦以委曲鞫結。既捉云鬼章見在東京。照管甚厚。今李賒羅抹歸番。却云不見鬼章。其子豈不疑恨。即朝廷貸鬼章之命。都無所濟。

又

臣於二十七日上劄子言鬼章事。必已付三省。今晚密院人吏來呈文字云。候第二番阿里骨使人來。令見鬼章。臣以謂終是令見鬼章。何候後番。兼第二番使回。又須更四五箇月。若前番使回云不見鬼章。必是疑訝。兼

聞阿里骨第二番使人七月十日到闕欲且令第一番使候第二番人來令起發因而同見鬼章為便取進止臣以謂議者不欲令見鬼章今又令候第二番使人來令見之終是令見又何須如此疑難若諸臣必有的切議論利害分明臣安敢不從

奏知州通判理任

元祐三年

臣伏覩熙寧勅并元豐四年條貫內地知州通判知縣並以三年為一任此正合舜典三載考績之義甚為稽

古之美法蓋親民之官久於其任則民安其政故漢唐以來郡太守或有善政則增秩賜金留以久任近觀元祐元年四月勅旨知州通判並以三十箇月為一任臣以謂三年為一任不為稽古之美法乃先朝之定命施於官政極以為便此必是吏部以在部守待知州通判待闕之官甚多少得近闕差注遂欲促其年限殊不知雖時下差注得一番待闕之官即替回者却多待闕者却眾徒有更張並不濟事又非三載考績之義臣欲乞

且遵用三年一任之法取進止

若通判以三十箇月為一任即五年成兩任便陞入
知州則知州之闕轉多

潞公文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三十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奏黃河事

臣竊見朝廷指揮都水監令於黃河沙堤第四鋪開分水口分水入孫村口入故道以紓北流決溢墊溺之患水官以開第四鋪口恐水勢東流太猛下流舊堤久廢未甚完固且於第三鋪間口漸減水勢入孫村口入故

道今開第三鋪口所減黃河水勢東行已甚湍急乞速降指揮下大名府并恩州督責上下官吏旦夕分頭赴河上照管橫隄順水隄金新隄及二股河下面恩州地分隄防並須完固勿令小有踈虞取進止

奏賜儒行中庸篇并七條事

太宗淳化三年二月詔以新印儒行中庸篇賜中書密院兩制三館御史中丞尚書丞郎給諫等人各一軸注先是御試進士日以儒行篇為論題帝意欲激勸士人

敦修濡行故特命雕印至是首賜新及第舉人孫何等
次及宰輔近臣臺閣臣僚并銓司選人聖旨諭令依此
修身為治仍各於聽事所展掛終身遵奉之真宗太中
祥符二年十一月帝作文武七條其文臣七條一曰
清心謂平心待物不為喜怒哀愛憎之所遷則庶事自正
二曰奉公謂公直潔已則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謂以德
化人不必專尚威猛四曰責實謂專求實效勿競虛譽
五曰勤察謂勤察民情勿使賦役不平刑罰不中六曰

勸課謂勸諭下民勤於孝弟之行農桑之務七曰革弊
謂求民疾苦而釐革之以賜京朝官任轉運使提點刑
獄知州府軍監通判知縣者武臣七條一曰修身謂修
飭其身士卒有所法則二曰守職謂不越其職侵撓州
縣民政三曰公平謂均撫士卒無有偏四曰訓習謂教
訓士卒勤習武藝五曰簡閱謂閱觀士卒識其勤惰勇
怯六曰存恤謂安撫士卒甘苦皆同常使齊心無令失
所七曰威嚴謂制馭士卒無使犯禁以賜節度使以下

至刺史及諸司使以下任部署鈐轄知州軍縣監押駐
泊巡撫者又以禮記儒行篇賜親民釐務文臣其幕職
州縣官監務使臣仍並賜勅戒勵令崇文院刻板摹印
送閣門分給之初帝謂宰臣曰群臣上殿者朕各以所職
戒之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魏有五條晉有五條武臣
有諸葛亮七戒朕作著辭思以勗勵諸臣又先朝嘗賜
近臣儒行篇可并以賜之八年利州路轉運使臧奎請
令諸道州府軍監縣以所賜七條刻石或書於公署之

聽壁從之

臣伏觀先朝賜臣僚儒行中庸篇及文武臣七條所以
激勵士大夫修飭行檢及中外臣僚謹奉官箴其出外
任者朝辭日各賜一本仍令閣門丁寧宣諭凡在臣下
靡不恭授而奉行慶厯中先朝以久罷賜七條儒行中
庸篇嘗降詔書申明然而後來臣僚久不受賜無所警
策至有士行不完進取無恥官守失職苟簡無功臣欲
乞舉行此法依例於朝辭日閣門給賜及宣諭誠勵之

臣愚以為敦獎士類鎮靜風俗激勸官吏治守忠廉斯乃為治之大本循致太平之道故敢竭此區區仰於宸聽庶裨聖政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臣昔任河東路轉運使每巡按部下州縣守令廳事屏風並無書寫七條雖間有刻石者亦無幾又文字細暗難以朝夕披閱用為訓誡

進故事十門

元祐四年八月

臣伏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嚮學求治間日御邇英接

儒臣講經義順考古道聖德日新臣得陪侍講筵實深慶幸今輒率愚覺之見於先朝所纂冊府元龜中帝王門類內節錄十門分為十卷上進以備乙夜之觀庶幾塵露之微粗裨聖德臣不任區區之誠

奏勤恤民隱事

元祐五年五月

臣於四月二十九日至西京見本京進奏官申狀錄報皇帝太皇太后詔書以歷日災旱宿麥幾盡秋稼未立上軫聖念引咎歸己特減常膳有以見聖心焦勞得堯

湯罪已應天之義然臣尚在都下每見西來使命詢其
雨澤稼穡次第多云近已得雨苗稼滋茂臣既出京到
洛見緣路民田宿麥秋稼悉如聖詔所及深慮向去小
民艱食即聚為寇盜伏望嚴勅監司覺察守令勤恤民
隱勿致煩擾及督責巡檢縣尉屏除賊盜令境內清肅
人戶安居救荒之政各在究心諸事預防庶無後患

奏久旱乞不追擾事

元祐五年五月

臣聞化國之日舒以長蓋不奪農時不妨民力故日力

有餘而歲收有望臣竊以自春以來時雨愆亢人情惶惶謂必艱食至今月八日大雨霽霈庶民鼓舞急於田事老幼就功力穡有秋正在今日臣慮州縣親民之官不知農事之急以小小詞訟勾追證逮禁繫淹延至於隨司門留亦有拘繫頗防農作臣欲乞下諸路久旱郡縣當此農事急切之時民間小可詞訟爭鬪一切且罷追擾除事干人命及劫賊急切公事即依常施行

奏西邊事

元祐六年八月

臣近得趙尚書云金城疆界未定止緣新壘侵占稍多虜情未易棄捨至今遷延若非朝廷堅守大信終始羈縻必恐再開邊隙民力豈易堪邪臣又見高之奏草云宥州累牒稱蘭州等處將自來無人守把城寨設計暗差人騎守把却稱是元豐年修築乃是昏賴之詞驗此南界邊官不欲憂國與朝廷通好况延州是自來有事計會之所今又一向就利自黨此等事情何處分雪若又一向固拒全不聽采憂國亦慮難盡臣子之節今來

賊意已窮兼稱無處分雪必恐作過此隙一開邊吏邀
功之人乘間盜利冒昧朝廷恩波誠自甘其心生靈何
所負耶臣重惜朝廷頓累年恩信一旦爭尺寸之利而
失安邊之大計臣詳趙高之奏甚切亦恐邊吏爭小利
以邀功賞為國生事臣伏覩二聖臨御以來威撫遠人
皆得其心邊境不聳中夏安寧今來夏國有此赴訴趙
高又有奏陳臣雖未知其詳伏望令三省熟計而審處
之若事未明白未能便決定可否聞且令趙高徐報之

如唐郭元振之答土番論欽陵之請無直塞其來意且
為計以緩之使其惡意不得頓萌亦御戎之中策也臣
又料此賊計見朝廷以其恭順不疑其心自去冬今春
以邊儲有限直罷西邊戍兵數萬即謂邊備已解恐乘
此作過臣以為不得不過慮也謹具奏聞

路公文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三十一

宋 文彥博 撰

進尚書孝經解

臣伏以皇帝陛下間日御邇英閣令講官講尚書又閣之南壁張孝經圖出入觀覽有以見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至德要道孝治天下臣今輒於尚書諸篇錄十篇及孝經諸章中節錄六章進上以備禁中清閒之暇研究義味或時令講官節錄疏義進入上資聖德稽

古求治之意臣伏讀尚書序云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
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
訖于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所
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以
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然則後代聖帝明王莫不祖述
寶為大訓恭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日御邇
英延訪經義方命講官講解尚書孜孜不倦所以聖德
日新比隆堯舜臣以叨侍經筵輒于尚書三十二篇采

其切于資益聖治宜于重復溫故者凡十篇錄進篇別
有後序所以發明本篇之大旨所異便于乙夜之觀

堯典

堯之聖德蕩蕩難名而此篇極簡要亦仲尼舉宏綱撮
機要之理如篇之所載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
姓協和萬邦分命羲和典掌四時使民務農利用厚生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斯皆後世聖帝明王所以祖述而
模範之臨文而三復之故摘其目以叙之

舜典

虞舜之德重華協帝故列于二典後世作者雖三王之
盛不可及已篇之所載命禹作司空而下至于四岳十
二牧官得其人庶績咸治流放共工驩兜竄三苗殛鯀
四凶人而天下咸服故曰舜有大功二十茲所以重華
協帝

大禹謨

禹稷臯陶共事舜帝君臣同寅咸有一德故矢厥謨成

厥功曰俞曰都乃君唱臣和之美其謨則有后克艱厥
后臣克艱厥臣罔淫于逸罔遊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罔拂百姓以從已欲斯皆上下交儆以成聖功舜禹
之所以為聖帝明王以此

臯陶

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
厥身修思永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知
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臣以舜禹之時君

臣謨議之恊恭後王所宜為法

益稷

此篇所載禹戒舜曰慎乃在位帝曰俞

然禹言受其戒

禹曰安

汝止惟幾惟康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
庸作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情哉帝拜曰俞臣謂斯言可為
深戒

伊訓

篇云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臣以尹之斯言愛其君忠于國可謂至矣有臣如此時君固當尊禮其人信受其訓

洪範

天地之大法其類有九而敬用五事曰貌言視聽思茲乃人君尤當慎思之蓋人君言動則左右史書之為法不可不慎也故臣以此篇五事為重

無逸

此篇周公以戒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
難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自今嗣王其
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故成王服其訓戒乃為令王
至唐開元中作無逸圖置于禁中出入省覽以為龜鑑
臣亦嘗錄此篇為圖以進以助聖覽伏望曲留睿意

立政

周公告于成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自今立政其

勿以儉人其惟吉士蓋有天下國家所切者任人得賢則治非賢則亂

周官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戒庶官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成王稽古建官為治之本後之帝王

所宜詳慎

奏孝經圖事

臣以官忝師保得侍邇英伏覩閣中有仁祖命學士蔡襄所書孝經圖張于南壁以便觀覽有以見仁祖孝德在躬推廣以及天下恭以皇帝陛下天資聖德行在孝經嘗聞令講官脩錄經義進于禁中臣伏望陛下日省而時思之

又進尚書二典義劄子

臣伏覩尚書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所以堯舜二典為書之首篇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堯舜二典並云曰若稽古帝堯帝舜以謂二帝並能順考古道而行之乃知人主之聖必由稽古恭惟皇帝陛下日御經筵集講官說尚書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垂意于安天下之安天下幸甚臣以衰殘忝位保傅得侍經閣為幸已深又不自揆輒于二典之中采掇事義數條兼以訓傳或理有

切近治體亦以愚短之議附之庶幾粗有所補夫以齊之霸國而孟軻陳堯舜之道於齊王之前欲勉進之今臣遭堯舜之時陳堯舜之道固其宜矣臣愚不勝區區之誠謹錄以上進

堯典

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羲氏和氏世掌四時之官臣某

曰王者尊居億兆之上所敬而畏者惟天為大故欽順之乃命官分職器授民時

分命羲仲宅

嵎夷曰暘谷平秩東作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乎谷而天下明故曰暘

谷義仲居東方之官平均
次序東作之事以務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

申重也言夏與春交

治南方之官所居

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平秩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

分命和仲

宅西曰昧谷平秩西成

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居治西方之官掌秋之

政萬物收成故平叙之以助成物

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

在察也北稱朔

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

臣某曰帝堯上以敬順天命下以恭授人時使此羲

和氏之四人各居其方以布四時之令春序其農疇

興作之功夏致其生物化育之事秋秩其百穀收成

之宜冬察其一歲豐儉之實使久于職官修其方民
變時雍庶績咸治帝乃命舜歷試諸艱

舜典

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舜陳典刑之義勸流共天下使敬之敬之

工于幽洲

象恭滄天足以戒世故流放之

放驩兜于崇山

黨于共工罪惡同竄

三苗于三危

三苗國名為諸侯號饕餮貪也

殛鯀于羽山

方命圮族續用不成殛竄

放流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

之載

奮起庸功載事也訪于羣臣有能發其庸功廣堯之事者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亮采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
接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

僉皆帝

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也俞然

帝曰棄黎民阻饑

汝后稷播時百穀

衆人之難在于飢汝后稷播是百穀以濟之

帝曰契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

五品謂五常遜順也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布

常之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亂也夏華夏也攻劫曰寇殺人曰

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

汝作士五刑有服

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

重之中正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爾作共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三禮天地人之禮也

帝曰汝作秩宗

主郊廟之官

帝曰變命汝典樂教

胄子

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誦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

帝曰龍朕

聖讒說珍行震驚朕師

聖疾珍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驚動我衆

汝

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

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帝

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禹契益伯夷夔龍六人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

欽哉惟

時亮天功

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明

三年有成可以考功九載則能否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庶績咸熙

考績發明衆功

皆廣

臣某曰舜既紹堯熙帝之載以謂治天下者必先任
人人有善惡必須審知故曰在知人在安民故曰知
人則哲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苟不知人則賢愚善惡
混淆不分蓋善惡不可並用惡人道長則善人道消
當須屏去姦惡可以登用善良故其始也先去四凶
而天下服然後咨詢岳牧而用禹稷臯夔而下二十
有二人天下大治又命龍作納言戒勅之曰朕聖讒

說矜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說
邪之人專在譖毀善良舜深疾之納言喉舌之官出
納王命必在忠信故舜受命而切戒之隋唐以來納
言之名不改隸門下省至于本朝頗循唐制以待中
為門下省官長侍郎為貳並為執政官所選益重必
協僉論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之任官必
在于久久則有功可以考其績効故先朝之法省寺
監官並以三年為一任循古之美法也義當遵守如

其籍才不次任用則難拘常制臣學術荒淺不足以
發明但以狂言聖擇冀有少補

潞公文集卷三十一